



## 藏在古籍里的真相：嫦娥是谁？

江隐龙

### 嫦娥为后羿之妻一说，最早见于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

中秋节是中国最重要的农历节日之一。这一天恰值三秋之半，月满天心，人们习惯在伴着月色品尝圆圆的月饼，在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诗句中感受着天上人间两团圆。不过，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，却并不那么“团圆”。传说，上古时代有一女子因偷吃了丈夫的不死药而飞升至月宫，从此无法与家人相问。后来人们便在八月十五将圆月般的点心置于庭院，以寄托这位女子对家人的思念，年年如是，遂成中秋节。

这位女子，便是嫦娥；而这一段故事，则成了李商隐的名句：“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”

在中国神话中，月宫里除了嫦娥外，还有玉兔、蟾蜍、不死桂树，和那常年砍桂树的吴刚，这几个形象，构成了很多人对月亮最初的意向。不过这个故事细究之下却容易让人感到困惑：陪伴嫦娥的，为何会是蟾蜍与兔子这样奇怪的组合？吴刚与嫦娥似乎都是因为受到惩罚而被流放到月宫的，那为什么月宫又遍布琼楼玉宇？《西游记》中的嫦娥不止一位，猪八戒在当天逢元帅时调戏的只是“众嫦娥”中的霓裳仙子，这又是怎样一回事？

答案，隐藏在嫦娥谜一般的身世里。

抛开引文，在《归藏易》出土之前，最早完整记录“嫦娥奔月”之事的是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：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嫦娥窃以奔月，怅然有丧，无以续之。”这里聊聊数语，已经将嫦娥的身世说出了大概：嫦娥是后羿的妻子，偷的不死药则来自于西王母。后来“窃以奔月”的情节得到了细化，演变成后羿的弟弟逢蒙欲盗不死药，嫦娥不得已将不死药吞服，最终飞升入月。这个版本的情节框架没有变，只是嫦娥不是“窃”而是“护”，其飞升入月的情节也因此多了一丝悲壮。

《淮南子》成书于西汉，东汉高诱为之作注又补上一段：“姮娥，羿妻。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未及服之，姮娥盗食之，得仙，奔

入月中，为月精。”至唐代，徐坚所撰《初学记》中又引用了一段古本《淮南子》：“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，羿妻姮娥窃之奔月，托身于月，是为蟾蜍，而为月精。”

嫦娥、姮娥实为一人。刘安编《淮南子》讳汉文帝刘恒之名而将“恒”改作“姮”，后人则混用之。不过有趣的事情来了：《淮南子》只说了嫦娥奔月，高诱则明确嫦娥奔月之后变成了月精，月精可以视为月神、月灵，但其形态不明；而到了徐坚手中，嫦娥的形态也已经确定，那就是蟾蜍。什么？美丽的嫦娥居然变成了蟾蜍？徐坚这一说从何而来？

其实，嫦娥化身蟾蜍之说古已有之。东汉张衡《灵宪》中有如下记载：“羿请不死之药

于西王母，姮娥窃之以奔月……姮娥遂托身于月，是为蟾蜍。”在这里，天文学家张衡连月精都未提及，直接在嫦娥与蟾蜍之间划上了等号。不过，张衡这一论断的确让不少后人困惑，元代白珣在杂记《湛渊静语》中但感慨“后汉张衡……云常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，尤可笑也”。或许白珣倒也不是觉得张衡“可笑”，只是觉得嫦娥小姐姐居然变成了蟾蜍这一说法太难以接受了吧。

问题出来了：自古美人配英雄，嫦娥即是后羿之妻，容颜想必颇为出众，这样的女子是如何与蟾蜍联系起来的呢？难道是因为嫦娥窃药而被人所不齿，因而入月宫之后变成了丑陋的蟾蜍——正如《格林童话》中青蛙王子的故事一般？这倒未必。在中国传统中，月亮自古便与蟾蜍相关，《淮南子》中便有“月照天下，蚀于蟾蜍”、“日中有峻鸟而月中有蟾蜍”之句，高诱注云“蟾蜍，月中蛤蟆，食月，故

曰食于蟾蜍”，由此可见月中蟾蜍的典故自古有之，而且与日中峻鸟相对，并无贬损之意。事实上，蟾蜍在古人心中反而极具神性，古代的肉芝便雅称为“万岁蟾蜍”，嫦娥既已飞升入月，又拥有了不死之身，那与蟾蜍的形象真是再吻合不过了。

所以，嫦娥最早与月精、蟾蜍可谓“三位一体”，人即是月，月即是蟾，并没有任何区别。

### “嫦娥奔月”的最原始版本，由《归藏易·归妹》所勾勒

然而，关于嫦娥的身世之谜，依然没有完全解开。《淮南子》诸书只提到了嫦娥飞升前是后羿之妻，那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嫁给后羿这样的英雄呢？

上文已述，最早完整记录“嫦娥奔月”之事的是《淮南子》——但有个前提：抛开引文。也就是说，在一些古籍中提及了关于“嫦娥奔月”更古老的出处，这一出处便是《归藏易》。

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记载：“归藏之经，大明迂怪，乃称羿毙十日，恒娥奔月。”这里的“归藏”指的就是上古卦书《归藏易》，与刘勰同时代的萧统在其《文选》中也两度引用《归藏易》为“嫦娥奔月”这一典故作注，分别是《祭颜光禄文》中的“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，遂奔为月精”一句及《月赋》中的“昔嫦娥以不死药奔月”一句。因为《归藏易》失传已久，所以后人只能通过这些引文来推测“嫦娥奔月”的古本，直到……秦简《归藏易·归妹》于1993年出土为止。

《归藏易·归妹》仅存两支残简，但却在万幸中勾勒出了“嫦娥奔月”最原始的版本：“昔者恒我窃毋死之……奔月，而支占……”

这两枚残简只有十三个字，但信息量太大

了——嫦娥原名恒我，窃药、奔月之事也均成立，但这些故事与后羿没有丝毫关系，更重要的是，恒我性别不明，未必就是女子，她只是窃药奔月而已。而“恒我”二字几乎就是这一神话故事的浓缩：使我永恒。由此看来，恒我很可能是为了讲述这一故事而强为之命名的“主角”，这一故事的重点不在于“恒我”其人，而在于“恒我”其事。

《说文》云：“恒，常也。”同义相代，再加上避尊者讳等因素，“恒我”演变成“常我”也便顺理成章，两汉的《淮南子》、《灵宪》中，窃药奔月的角色变成了嫦娥与姮娥就不足为奇了。在这里，恒我从性别不明者“性转”成了女子，而且被明确为后羿之妻子，嫦娥的形象也丰满了起来。

不过，从“恒我”到“嫦娥”的演变很可能还隐藏着另一重身世：嫦娥的原型，很可能吸收了另一位神灵的故事，那就是常羲。

常羲是太古神灵帝俊之妻，《山海经·东经》提到：“有女子浴月，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，此始浴之。”这里的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，也即众月之母，与月亮有着天然的联系。羲、仪、娥三字古音相同，毕沅注《吕氏春秋》提出“‘尚仪’即‘常仪’，古读‘仪’为‘何’，后世遂有‘嫦娥’之鄙云”，明确将嫦娥的“前世”认定为常羲。以此而论，常羲与羲和亦是同一位神祇，那常羲便不仅是十二个月亮的母亲，同时还是十个太阳的母亲了。

常羲浴月，嫦娥奔月；常羲生月十二，嫦娥之夫后羿射九日，而十日同为常羲之子。更有甚者，据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所载，后羿还是帝俊的臣属……将这些故事拼接到一起，后羿杀了首领帝俊的九个儿子还“强抢”了他的夫人常羲——也就是嫦娥，那最后嫦娥窃不死药飞升入月宫，倒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……



左图及上图：除了嫦娥，月兔也是月饼盒包装上的经典元素  
右图：清代画家改琦《嫦娥献寿》

### 到了《西游记》，嫦娥已幻化成了月宫众仙

稟气……古称善顾，顾则雄顾雌，如‘顾菟’之类。”

天下兔皆为雌兔，唯月亮上有一只雄兔，也即顾菟。地上雌兔望月受孕就能生出兔宝宝——这一浪漫的传说影响之大，以至于元朝时兔子已经成为未婚怀孕的女子的代称。

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么？当然不是。“顾菟”二字究竟是不是指望月受孕的雌兔，向来有不同意见，最有代表性的是闻一多在《天问释天》里的解释，“顾菟”实为“蟾蜍”的音转，“以语音讹变之理推之，盖蟾蜍之‘蜍’与‘兔’音近易混，‘蟾蜍’变为‘顾菟’，于是一名折为二物，而两说蟾蜍与兔之说生焉。”

然而无论是“望月受孕说”还是“蟾蜍音转说”，依然没有解释一个问题：玉兔好好的为什么捣起了药？它捣的又是什么药？

答案在西王母身上。后羿求不死药于西王母，西王母所居住的昆仑，正是荟萃了“不死树”、“饮之不死”的“丹水”、“登之不死”的“凉风之山”的神奇之地。神奇的是，在汉代石刻画像中，西王母的身边又常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形象：一只捣着不死药的兔子……

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。蟾蜍与玉兔本为一物，后两者分别累积了各自的传说体系，最终

成就了月宫中的蟾蜍与玉兔。蟾蜍即是玉兔，玉兔即是嫦娥，嫦娥即是月精，同时还是日月之母羲和与常羲……

嫦娥以一人之力扮演了这么多角色，堪称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百变天后。

然而，身兼数职的嫦娥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。《西游记》第九十五回“假合真形擒玉兔真阴归正会灵元”分明写道：“大圣见了不胜欣喜，踏云光向前引导，那太阴君领着众姮娥仙子，带着玉兔儿，径转天竺国界……”

经过了几千年流变，到了明朝，嫦娥已经幻化出了一个月宫的组成人员，分别是主首的太阴星君，包括姮娥仙子、素娥仙子、霓裳仙子在内的众仙妹，以及广寒宫捣玄霜仙药的玉兔。太阴星君为道家月神，金代长筌子《洞渊集》中言“月者，太阴之精”，嫦娥即为月精，那将嫦娥理解为太阴星君似无可不可；而霓裳仙子，正是猪八戒调戏之后被贬入凡间的那位仙妹。

如果这一切推论都成立，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月宫上除了吴刚之外的看有神灵与动物，都是嫦娥一个人的化身，也就是说，这位女神以一人之力，组建了整个月宫组织……

这实在是了不得。

▼当代画家丁筱芳笔下的嫦娥

